

艾米丽系列之三

Emily's Quest

艾米丽的追求

[加拿大] 露西·蒙哥马利 著

于晓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Emily's Quest

艾米丽的追求

[加拿大] 露西·蒙哥马利 著

于晓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Lucy Maude Montgomery

Emily's Quest

据 Laurel Leaf, 1983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米丽的追求/(加)蒙哥马利(Montgomery, L.M.)著;于晓红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艾米丽丛书;3)

ISBN 978-7-02-008525-5

I. ①艾… II. ①蒙…②于…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6042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责任校对 陈莎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李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1千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页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525-5

定 价 27.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Emily's Quest

ku93/06

目 录



第一章	重返新月农庄	1
第二章	愚人习惯	11
第三章	当心斜体字	22
第四章	行孤影单	31
第五章	诗人梦幻般的爱情	41
第六章	卖梦人	47
第七章	焚稿之后	63
第八章	订婚	69
第九章	失望居	81
第十章	花园镜球	97
第十一章	喜怒叵测	106
第十二章	上帝诅咒赐佳礼	115
第十三章	青春	122
第十四章	抓不住的黎明	133
第十五章	不辞而别	142

第十六章	城堡钟旁的夜半时分	145
第十七章	水晶花瓶与玛瑙青蛙	151
第十八章	遗失的钻石	164
第十九章	灵魂与星星同牧	177
第二十章	二十四岁与《玫瑰品》	188
第二十一章	泰德的口哨声与艾尔莎的来信	194
第二十二章	褒贬不一的成功	208
第二十三章	非常接触	214
第二十四章	阴差阳错	222
第二十五章	前所未闻的婚礼	238
第二十六章	劫后余生	254
第二十七章	心、灵、肉的归属	262
红沙滩边的奇迹:从安妮开始		267
L.M.蒙哥马利年表		274
L.M.蒙哥马利作品目录		278

第 一 章

重返新月农庄

“不再喝奶茶啦。”艾米丽·比尔德·斯塔在日记中写道，她刚从什鲁斯伯里回到新月农庄家中，结束了在那里三年的高中学习，摆在她面前的日子好像是无穷无尽的。

告别奶茶是有象征性意义的大事。当伊丽莎白·穆莱姨妈允许艾米丽喝真正的茶时——作为日常程序，而不是偶尔的退让——便充分证明她默许了艾米丽的成长。其实，艾米丽在有些人的眼里，早就是成人了，特别是表哥安德鲁·穆莱和朋友帕里·米勒，他们都分别向艾米丽求过婚，但是他们的追求都被艾米丽漠然地拒绝了。当伊丽莎白姨妈得知这些以后，再逼着她喝奶茶就没有什么意义啦。然而，艾米丽觉得她要想得到穿长丝袜的许可，依然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希望。丝绸内衣可能还是可以宽容的，它毕竟是穿在里面的，虽然丝绸窸窣窸窣的声音可能会诱惑人们浮想联翩，但是长丝袜简直就是不道德。

认识艾米丽的人会有点神秘地对不认识她的人耳语：“她写东西。”就这样，她被大家作为新月农庄的一位女士而接受，而新月农庄自从七岁前她来的那年起，至今没有任何变化。七年前，她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就惊喜地发现餐具柜上雕刻的装饰将一个奇怪的影子投射到墙上，如同一个黑人的侧影，现在这个侧影当然还是一模一样

地投射在完全相同的地方。一个生活了许多世代的祖宗老房子，它必定是非常宁静而智慧的，还带着一点神秘气氛。虽然十分庄重，却也非常慈爱。布莱尔小湖和什鲁斯伯里的有些人认为，这里对于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说，似乎太沉闷，前途暗淡，并说她拒绝罗耀小姐提供的在纽约“一家杂志社的位置”是多么地愚蠢。扔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非要自己闯荡！但是，艾米丽对于自己想干什么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她不认为在新月农庄的生活枯燥无味，或者留下来就失去了攀登阿尔卑斯山的机会。

她生来就得到神赐天赋，属于古老而高贵的说书人。如果她早生几千年的话，她就会坐在部落的篝火旁，给她的族人讲述迷人而动听的故事；如果她出生在未来世界里，她一定会通过各种人工智能的媒体，深入她的读者和观众的心。

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地方，创作和编写故事的材料总是一样的。出生、死亡、婚姻、丑闻——这些才是世界上真正有趣的事情。所以，她非常坚定而愉快地静下心来，开始了对荣誉和理想的追求——或者是与这两样都无关的追求。写作对于艾米丽·比尔德·斯塔来说，并不意味着追逐世俗的金钱和荣誉上的桂冠；写作是她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使命。一件事——一个想法——无论是美还是丑，都会折磨她，直到把它“写出来”以后，她才得到安宁。她天生具有幽默和戏剧的才华，人生的悲喜剧奴役了她，要求她用笔表达出来。一个迷失的世界，带着不朽的梦，沉睡在真实世界的帷幕后面，感召她赋予栩栩如生的性格，给予出神入化的诠释——有一种声音呼唤她，让她无法——不敢——违背她的命运。

生存本身使她充满青春的喜悦。生活永远诱惑着她、吸引着她向前。她知道她的面前是曲折的道路，需要勇气去斗争；她知道她必须

不断拒绝布莱尔小湖邻居们要她为死人写悼词的要求,假如她用了一个邻居们不熟悉的字眼,他们就会傲慢地说她这是“耍花腔”;她知道她会收到一堆拒稿签;她知道她会面临一些艰难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她会绝望地感到自己没有写作才华,再怎么尝试也是徒劳;当编辑写“不足以反映出它的价值”这样的句子时,她的神经受到刺激,恨不能模仿玛丽·巴什克塞夫^①,将不停地滴答作响、奚落她的、无情的客厅座钟扔到窗外;当她所做的一切,或者试图做的一切都萎靡而无生气——平庸而令人憎恨时;当她苦涩地怀疑她的根本信念,怀疑生活中的诗情画意,甚至怀疑笔下的诗句富有真理时;当神灵“飘然随意的字眼”回荡时,她总是特别留心倾听,但这些字眼似乎只是嘲弄她,好像在说:这种无法获得的完美和可爱,超越了她这样凡人的耳朵和笔所能掌握的范围。

她知道伊丽莎白姨妈会忍受她写东西,但是历来不赞成她疯狂地写作。艾米丽在什鲁斯伯里上最后两年高中时,令伊丽莎白姨妈感到几乎难以置信,她竟然通过发表诗文而挣到了一些钱。因此也挣得了写作的许可。没有一个穆莱人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伊丽莎白姨妈总是有一种被堵在门外的感觉,伊丽莎白·穆莱女士不喜欢自己被排除在什么事情的外面。她真的厌恶艾米丽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新月农庄和布莱尔小湖完全分离,它是一个星光灿烂、宽阔而无疆域的国度,别人的意愿再强烈都无法进入,哪怕是最坚定的、疑虑重重的姨妈们都无法跟随她到这个世界里去。假如艾米丽的眼睛不是经常如此梦幻般地、爱恋地、神秘地盯着什么东西发呆,伊丽莎白姨妈可

① 玛丽·巴什克塞夫(1858—1884),出生于乌克兰的俄国艺术家,在法国学艺,为画家和雕塑家。她从十三岁时开始写日记,并以此而闻名。发表了许多日记和书信。



艾米丽的 追求

能对待她的理想会更加同情一些。我们每个人，甚至是自力更生、独立坚强的新月农庄的穆莱人，都不喜欢被排斥在圈子外面。

对于你们这些已经跟随艾米丽度过新月农庄和什鲁斯伯里岁月的人来说，对她的相貌肯定已经有了一定的概念。对于你们中间不认识她的人，让我给你描绘一幅她的画像，看一看我们凡人肉眼看到的、这个站在十七岁魔境门槛上的少女；这个走在金色秋菊辉煌映照的、古老的大西洋海岸秋季花园中的少女。新月农庄的花园是一个宁静而平安的地方，一个赏心悦目的、迷人的仙境，充满了丰富的、激发美感的色彩和美妙层次的精神色调。花园里弥漫着松树和玫瑰的芳香，充满微妙的音响：忙碌的蜜蜂、哀婉的风声、大西洋海湾飘然而至的轻声细语；傲慢约翰·沙利文家树林北面的冷杉丛总是在轻声叹息。艾米丽热爱这里的每一朵花、每一个影子、每一种声音、花园里和周围的每一棵美妙的古老树木，特别是她自己最亲密、最喜爱的树——西南角里的一棵野樱桃，她取名为三公主的三棵高大的黑杨，小溪边小径旁一棵处女般的野梅子，花园中间的大云杉，再远处一点就是一棵银色的枫树和松树，角落里的颤杨——它总是和愉快的风打情骂俏，在傲慢约翰家树林里还有一整排庄严的白桦。

艾米丽总是为自己能够生活在这么多的树木植物中而感到高兴——古老的祖先树木，由早就谢世的先人勤劳的双手亲自栽种和精心照料，与每一件喜怒哀乐的事情都联系在一起，树荫中曾经有过多少生命的驻留。

她是个苗条、纯洁的年轻姑娘。她的头发如黑色丝绸。略带紫色的灰色眼睛，当她为了完成一个故事，或者构思一个故事的情节和框架而熬夜时，也就是在非神圣的、非伊丽莎白式的时辰依然耕耘劳作时，她的眼睛里就会有紫罗兰色的影子，使她的眼睛颜色变深，显得更



艾米丽总是为自己能够生活在这么多的树木植物中而感到高兴。



艾米丽的追求

加迷人；鲜红色的唇，嘴角是穆莱家特有的弯角；耳朵带着顽皮，最上面有一点点小尖尖。也许是她弯弯的嘴角和顽皮的耳朵，有些人会觉得她有点小猫的模样。她的下巴和脖子曲线精美。她的微笑中带着顽皮和睿智，像是慢慢绽放的花朵，当花朵绚丽地绽放开来时，会令人感到突然的壮丽辉煌。她精美的脚踝，根据普利斯特池塘的老姨婆南茜·普利斯特的说法：这样的美丽是丑闻性的。在她圆润的脸颊上飞染淡淡的玫瑰红晕，有时候淡淡的红晕会突然加深而变成绯红。似乎微不足道的原因都能促成这种面色潮红的变化——大海吹过来的风，突然瞥一眼湛蓝的高地，一朵火焰般通红的罂粟花，魔术般清晨中出港船只扬起的白帆，月光下海湾里波光粼粼的海水，老果园里韦奇伍德蓝色的鸽子花，或者是傲慢约翰家树林里响起的特定口哨声。

说了这么多——她漂亮吗？我无法告诉你。在布莱尔小湖的美人花名册里，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她。但凡是见过她的人都不会忘记她。没有人在第二次见到她时会支支吾吾地说：“唔——你看上去很眼熟，但是——”她身后有无数代可爱的女人。每个祖先都给了她某种个性。她有流水般的典雅，还有水的闪光和清澈。一个想法会像大风一样震撼她；一种情绪会像暴风雨残杀玫瑰花一样伤害她。她是如此有生命力的生灵，当这样的生灵死了以后，人们都不可能承认有这样的死亡。在有世代代实际而理智的祖先的家庭背景下，她个性突出，就像是钻石发出的闪烁光芒。许多人喜欢她，许多人不喜欢她。但没有人对她完全漠然、无动于衷。

艾米丽很小的时候和父亲住在五月林一个小小的老房子里，父亲就是在那里离开人世的，有一次她要追逐彩虹，到彩虹桥的另一端。她带着希望和期待，在湿漉漉的田野里、山坡上奔跑。就在她奔跑的时候，彩虹渐渐淡化——直到消失。艾米丽独自跑到陌生的峡谷中，

找不到回家的路。她的嘴唇颤抖了一下，眼睛里噙着泪水。然后，她仰起脸，望着空荡的天空勇敢地笑了。

“总会有更多的彩虹。”她说。

艾米丽是一个追逐彩虹的人。

然而，新月农庄的生活改变了。她一定要调整自己。某种孤独是她必须面对的。艾尔莎·伯莱，这个疯丫头七年来一直是她的忠实伙伴，现在进入了蒙特利尔文学院读书。两个女孩子在眼泪和少女般的誓言中分手。她们永远不会站在同样的立场和角度上再次相遇了。因为，人们无论如何巧妙地、一厢情愿地隐藏这个事实，当朋友们，哪怕是最亲密的朋友们——也许正因为是如此亲密——久别相逢时，两人的变化总是会给她们带来多多少少的寒意。双方都会发现对方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这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人性总是在发展，甚至退化——却永远不会停滞。虽然人们可以用达观的态度武装自己，但是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朋友永远不会像从前那样亲密无间时，都会禁不住抑制茫然无奈的失望——即使这种变化是所谓的进步？艾米丽具有奇特的本能，再加上实际的经验，在艾尔莎对此毫无察觉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切，她这是在与新月农庄和什鲁斯伯里的艾尔莎道永别。

帕里·米勒这个新月农庄昔日的“雇工男孩”、什鲁斯伯里高中金牌得主、毫无希望并且遭到拒绝的艾米丽追求者、艾尔莎愤怒时的出气筒，他也走了。帕里到夏洛特城一家律师所学习法律，他的眼睛已经死死地盯上了几个法律事业上的目标。对于帕里来说，那不是彩虹桥的桥头堡，也没有什么神秘的金罐子。但是他清楚他需要什么，并且会坚韧不拔，坚持到底。人们都开始相信，他一定能够达到目标。毕竟，阿贝尔先生律师所的法律助理和加拿大高级法院法庭之间的距



艾米丽的追求

离，不会比法律助理和海港旁烟筒镇的光脚流浪儿之间的差距更大吧。

艾菊地的泰德·肯特更像是一个彩虹追逐者。他，当然，也走了。到蒙特利尔设计艺术学院读书去了。他也懂得——很多年来——追求彩虹的喜悦、迷惑、绝望和痛苦。

“即使我们永远无法找到。”他对艾米丽说，在北国漫长、美妙的暮光中，在紫罗兰色的天空下，他和艾米丽正在新月农庄的老花园里散步，这是他离家前的最后一个晚上，“追求的本身比得到更美好。”

“但是，我们一定会追到的。”艾米丽说，她仰头望着三公主树梢上的一颗闪烁的明星。泰德用了“我们”这两个字眼，其中的寓意让她感到有些激动。艾米丽对自己的情感总是十分坦诚，她从来没有闭眼而不承认一个事实，她十分清楚泰德·肯特在这个世界上对她的意义超出其他任何人。但是，她——她对他意味着什么呢？很少？很多？或者无足轻重？

她没有戴帽子，头发上插了一束星星般的黄色小菊花。她仔细地考虑了半天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最后决定穿一身樱花草般淡黄色的丝绸裙子。她认为自己看上去很可爱，但是假如泰德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那又有什么两样呢？他总是把她当成理所当然，她此刻有点叛逆地想。现在，如果换成迪安·普利斯特的话，是一定会注意到她，给她一些美妙入微的赞扬的。

“我不知道。”泰德说，他郁闷地瞪眼看着艾米丽的那只黄眼大灰猫——大肥，它现在正在绣线菊丛中躲躲藏藏，幻想自己是一只捉迷藏的大老虎，“我不知道。现在，当我真的扬起蓝白色的开船旗时，我却感觉——无精打采。毕竟——也许我永远也做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事情。绘画这点雕虫小技——能算什么呢？尤其是当你半夜三更依

然难以入眠的时候。”

“噢，我知道这样的感觉。”艾米丽同意，“昨天晚上我苦苦地为写一个故事而思考，绝望地下结论，我永远也没有写作才华——因此努力也是徒劳——我真的做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事情。我带着这种心情上床睡觉，只是眼泪打湿了枕头。半夜三更醒来，欲哭无泪。流眼泪似乎是件愚蠢的事情，正如笑一样——或者理想也是同样。我在希望和信念上都已经非常破落了。然后，我在忧郁而寒冷的黎明起床，又开始写一个新的故事。不要让半夜三更的感觉迷惑了你的灵魂。”

“不幸的是，每天都有一个半夜三更。”泰德说，“在这样不神圣的时辰，我总是深信，假如你太希望得到什么，就更有可能永远也得不到。我有两个极其渴望的目标。一个，当然，是做一名优秀的艺术家。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懦夫，艾米丽，但是我现在有一点害怕了。假如我根本就不够好！每个人都会嘲笑我。母亲会说她早就知道是这样。她真的不愿意看着我走，你知道。离开并且失败！还不如不走好呢。”

“不，不会失败。”艾米丽充满激情地说，同时她在脑子里想泰德要实现的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呢，“你一定不能害怕。我爸爸去世的那天夜里，他告诉我一定不要害怕任何东西。还有爱默生不是说过‘总是做你害怕做的事情’吗？”

“我敢打赌爱默生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当你已经挣脱枷锁的时候，勇敢起来当然要容易些。”

“你知道我相信你，泰德。”艾米丽温柔地说。

“是的，你相信我。你和卡彭特先生一样。你们是唯一真正相信我的人。甚至艾尔莎都相信帕里比我成功的机会大得多，帕里是‘能给家里带回五花咸肉的人’。”



“但是你的追求不是五花咸肉。你是追彩虹、寻金罐子的人。”

“假如我失败——令你失望——那将是最糟糕的事情。”

“你不会失败的。看看那颗星星，泰德——那颗最小的公主树梢上的星星。那是天琴座的织女星。我总是爱这颗星星。它是所有星星中，我最亲爱的。你还记得许多年以前，当吉米表哥在老果园里给猪煮土豆时，你、艾尔莎和我坐在那里，你给我们讲关于那颗星星的美妙故事——你今生今世之前曾经生活过的日子。在那颗星星上没有半夜三更。”

“过去那些时光里，我们是多么幸福的小淘气包啊。”泰德说，他的声音如同受压制的中年人怀念地回忆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

“我要你向我保证。”艾米丽说，“每当你看见那颗星星的时候，你都会记得我相信你——深深地相信你。”

“你能向我保证，每当你抬头看见那颗星星时，都能想着我吗？”泰德问，“或者说，让我们相互保证每当我们看见那颗星星的时候，总是想着对方——永远。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还活着。”

“我保证。”艾米丽说，她非常激动。她喜欢泰德这样看着她。

浪漫的约定。意味着什么呢？艾米丽不知道。她只知道泰德要离开了——生活似乎突然变得苍白而冰冷——海湾吹来的风在傲慢约翰的树林里叹息，非常哀婉——夏天结束了，秋天来了。彩虹桥和桥头堡上的金罐子远在天边的山坡上。

为什么她要提起那颗星星呢？为什么秋天落日余晖中的黄昏和冷杉的芳香会让人说出这些荒谬的话呢？